

评论 大陆 深度

张学友是敌是友？——民粹爱国者与中国宣传机器的分野时刻

没有敌人之后的斗争，对敌人的“辨认”只会更加残酷。



2018年6月30日，香港歌手张学友于辽宁省沈阳市举行音乐会上表演。摄：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

简素 | 2022-07-08

香港主权移交 大湾区哥哥 广东歌 宣传 加速主义 评论

减速时刻，当官方批评“极化”爱国者

张学友一开始遭遇的是一个旧剧本。他在给中央电视台录的祝福香港回归25周年视频中，提到“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，高高低低，起起伏伏”和“香港加油”，引起一些网民的不满——“全程没有提祖国两个字”，“怎么的？你这是不满意啊”。央视也见风使舵，删掉了这则视频。

但旧剧本有新变化。此事后续进入更大的公众视野、成为舆论事件，主流声音不是谴责“张学友不爱国”，而是对“张学友不够爱国被网暴”表达厌恶。事情发酵一轮后，从新闻客户端、短视频平台、到微博的评论区，普遍看到的是对“爱国者”的批评——“现在的内地人思想都走火入魔了”、“太敏感了”、“赞美不够也是罪”。

政治站位一向颇高的《北京日报》（正是两个月前主动对“极端女权”出击的党报），也发声批评极端化的爱国者：“如今网络上确有一批人，喜欢拿着放大镜对别人的只言片语进行‘道德审核’。强行关联、乱扣帽子，凭空制造事端、加剧戾气。”《北京日报》还把此事跟湖南卫视改歌词（将郑智化《星星点灯》中的“肮脏的一片天”改为“晴朗的一片天”）的事件关联，称社会风气“有时候过于敏感、爱搞极化，是形式主义的‘正能量’”。

《北京日报》指出的“爱搞极化”正是最近几年爱国生力军的重要特征，实际上它也曾经有份参与“极化”，党媒和民粹领袖合作猎巫、引导舆论风向也已经是中文互联网的常态。这种“极化”现象几乎没有被官方点名批评过，多数时候反而会得到权力意志的加持。以明星张哲瀚因靖国神社的合影而被封杀为例，尽管张哲瀚本人并没有任何不爱国言论，所有的罪名都围绕对一张照片的放大镜式解读，但《北京日报》当时的评论是“明星不能总以无知为由踩底线”，更指出要“始终铭记先辈的流血牺牲”，“才称得上真正的热爱祖国”。换言之，《北京日报》在张哲瀚事件中要求明星要提高爱国的上限，在张学友事件中则要求网民不要上纲上线，此时明星要守的只是底线。是什么发生了变化？





张学友在央视访问里谈香港回归，没有提到“回归”和“祖国”，并说“香港加油”，遭内地网民炮轰，结果央视把片段删了。网上图片

此时如果舆论仍像过去一样“猎巫”，在现有的香港明星中继续揪出新的“港独”，只能说明香港并没有“由乱到治”。

在过去几年的逻辑里，“极化”本身就是“爱国”，官方显然没有区分“极端爱国”和“真爱国”的意愿，最多敲打一下“爱国流量生意”。如今党媒掉转枪头，批评爱国群众“乱扣帽子”，无论如何是伤害体制的动员能力的。这样降温的动机当然还是政治考虑，香港回归25周年、《国安法》落地2周年之际，习近平访港，表明中央“相信香港大局已定”。此时如果舆论仍像过去一样“猎巫”，在现有的香港明星中继续揪出新的“港独”，只能说明香港并没有“由乱到治”，和对港宣传政策想在庆典时间呈现的“收官”时刻相抵触。

作为张学友事件背景的是，官方有意在宣传阵地上重提“香港”，恢复香港代表的某种独特性。比如新华社做了《重温港片名场面》系列视频，中央电视台则在官方公众号接连宣传“粤语”的发音之美，香港文学，以及香港的美景——标题是《香港，好靓！》。前一年的对港宣传还是极力要求“人心回归”，更多提“大湾区”而更少提“香港”。2021年7月，新华社策划的香港回归（正好是中共建党100周年）题目之一是《香港人需要补上这堂历史课》。今年7月1日前后，社交媒体上甚至不断有人重提香港人在1991年华东水灾和2008年汶川地震时倾囊相助的义举，“感恩香港”的说法也时有出现。

针对香港宣传策略的回撤或修正，实际上可以看成官方对民粹力量的重新调剂。张学友事件引发舆论后，以猎巫为己任的民粹意见领袖略为尴尬地处在防守位置。比如孤烟暮蝉就说：“张学友这个事情，我看大家全程都没有参与，这个帽子扣得非常生硬……我相信几乎所有人都是一脸懵逼，这事关我什么事？”她的辩

护确认了一个民粹共同体的存在，而她自觉冤枉的是，张学友事件他们并没有下场，但舆论却指向了他们所代表的“极化”爱国者，她的结论是这是境外势力的“高级黑”。

事实上，尽管民粹领袖确实没有带头攻击张学友，但过去的猎巫行动，也并非完全由民粹共同体完成，而是在官方意志默许下，民粹领袖确认了舆论的风向后，由更多流量主导的营销账号完成对“不爱国者”的围剿。换言之，民粹领袖的最大作用不是猎巫，而是示范“极化”爱国的流量回报，完成对舆论场的改造。而张学友一开始被攻击祝福语没有提“祖国”，正是改造后的舆论场的惯性。遗憾的是，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，官方进行了配合节日气氛的调剂，民粹因此在香港问题上跟跑了。



艺人组合“大湾区哥哥”亮相中国电视节目《大湾仔的夜》。网上截图

针对香港的红黄蓝辩证法

如果这种谄媚是蓝，那张学友强调香港的高高低低、第二次声明称“希望在香港老死”显然不够蓝，这样的姿态和语气反而有些“黄黄的”。

显然，舆论场的民粹属性并没有根本改变，也并非所有网民都买账张学友的“香港加油”。一位网民在抖音评论：“真听不出来吗？确实话里有话啊”，另一位网民也表示张学友是“暗独”——这个词常常被用来形容台湾国民党的政治人物，指他们虽然表明上亲中或持统一立场，暗地里是“台独”分子，但此前很少被用来形容“港独”。

对于香港的异见者来说，张学友之所以被官方保护，是因为他的立场是“蓝的”，他的确爱国。尤其在声明中谴责“黑暴”，称“黄色”被一些别有用心犯了罪的人穿过，更是直接表明了立场。因此官方维护他似乎理所当然。

但如果进入“极化”爱国者的框架来理解张学友的两次发言，前述两位网民其实很敏锐。跟在香港街头唱国歌的谭咏麟相比，以及跟主动拥抱“大湾区哥哥”、“大湾妹”，刻意表演“我是中国的，中国香港的”的其他香港艺人相比，张学友的取态是不够谄媚的。如果这种谄媚是蓝，那张学友强调香港的高高低低、第二次声明称“希望在香港老死”显然不够蓝，这样的姿态和语气反而有些“黄黄的”。

“极化”爱国者猎巫的逻辑一向不是听其言观其行，而是闻味道。听懂“话里有话”，找出“暗独”，这样的捕风捉影和施加压力要求对方表态，才是极化政治的一贯做法——斗争必须扩大化。

以2019年11月容祖儿的事件为例，容祖儿当时在instagram发了一张自拍照，照片中穿着黑色T恤，戴着白色口罩，头发遮住了一只眼睛。照片被内地极化爱国者解读为“支持暴徒”，因为只有“暴徒”才会穿黑色T恤、戴口罩和遮眼（影射“曝眼女”事件）。彼时对这张照片的解读正好是《北京日报》所谓的“强行关联、乱扣帽子”，还有人称容祖儿给这张照片配的歌词“只知要飞”，“飞”的发音跟自由（free）的发音相似（哪里相似？），因此是支持暴力。事件最终以容祖儿道歉收尾，她承认自己造成了“重大影响”，并表示自己“热爱祖国”。这样的自证爱国网络暴力在过去几年间层出不穷，而过去只见官媒煽风点火，不见他们批评民粹力量“爱搞极化”，维护艺人。

实际上，毋宁认为张学友此次占据的是空缺已久的“蓝”的位置，从这个位置看过去，谭咏麟和“大湾区哥哥”是红的，而支持反修例运动的艺人是黄的。在此之前，光谱上的站位只有红与黄，很少见到像张学友这样同时强调爱国和香港的独特性，没有提“祖国”，也不愿意屈服于民粹的网络暴力（“本人是否爱国，自有公论”）的香港明星。因此张学友表现出来的“骨气”，也赢得内地亲香港人士的好感。

张学友代表的“蓝”是一种新现象，多少表明对港宣传策略的“减速”倾向，一个完全“红”的香港似乎并非中央意志所乐见的，也多少回响了一丝周恩来以降对香港的态度——“长期打算，充分利用”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才出现了官方对民粹的调剂：少一点极化政治的“红”，多一点爱国爱港的“蓝”。



王心凌等艺人于“乘风破浪”第三季，演唱郑智化的《星星点灯》，但改动部份歌词，郑智化其后在微博发文表达不满。影片截图

没有敌人之后怎么斗争

官媒借这个似是而非的例子敲打民粹，回应的是今年舆论场显而易见的由民粹到民怨的嬗变。

尤为有趣的是，作为党媒的《北京日报》不仅批评了网暴张学友的极化爱国者，还把此事和台湾歌手郑智化被改歌词的风波关联，将其归纳为形式主义的“正能量”。这样就有了两个靶子，一个是极化爱国者，一个是审查制度下形成的中国式“政治正确”。当然，《北京日报》把责任从审查制度转移到了极化爱国者身上。文章的批评相当尖锐：“倘若守不住边界，四处‘出警’挑刺，那这种简单粗暴的自以为‘正确’，就会泛化成恶意攻击肆意而为，反而搅起了混水，给主流价值、主流意识添堵抹黑。”

公允地讲，郑智化的《星星点灯》原来的歌词（“肮脏的一片天”）大概也不会成为民粹意见领袖的攻击目标。但官媒借这个似是而非的例子敲打民粹，回应的是今年舆论场显而易见的由民粹到民怨的嬗变。

在清零运动的笼罩下，个人活动自由因各地的封城和常态化核酸受到明显影响，经济大盘也显现危机，从体制内降薪到体制外裁员浪潮，经济萧条的后果几乎波及到所有人。内忧大于外患的背景之下，民间的怨气早已到了警戒水平。而坚持清零的前提，也导致官员能腾挪的空间并不大，因此社交媒体上的官方表

态，也几乎总被网民嘲讽。这些颇有怨气的嘲讽以外交官赵立坚引发的“偷着乐”行为艺术为起点，在《北京日报》报道背景党代会时提到的“未来五年，北京将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”时，几乎达到顶点，化为愤怒和绝望。

而过去几年在舆论场上为官方所用，帮助清除反对意见，和官方建立了强烈共生关系的民粹意见领袖，在这种状况下几乎帮不上忙。民粹意见领袖所擅长的“猎巫”，一是在有“境外势力”问题时（香港问题被归类在此）作为中国话语权的体现，二是在出现内部舆论危机时攻击受害者，把内部问题转移为“境外势力”问题。换言之，民粹意见领袖所实践的是极化政治，是制造事端，扩大战场，压制反对声音。但在清零运动已经导致民生多艰的情况下，这支以“扣帽子”为作战方式的友军，不仅派不上用场，而且可能会带来更多怨气。因此《北京日报》的这一次批评，虽然未必是某种兔死狗烹的先声，但也宣告了民粹意见领袖的尴尬处境。

但尴尬不仅属于民粹，也属于官方。人们常挂在嘴边的“反噬”也许正在发生，“极化”爱国者和官方的合作，一直处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，这意味着官方并不能完全掌握这股力量，反之后者也无法完全得到官方的背书。如果看孤烟暮蝉在张学友事件的发言，她提到的“污蔑抹黑正能量网络群体”，不正是对应《北京日报》所措辞的“形式主义正能量”吗？孤烟暮蝉是如日中天的网信办认证的“正能量网络大V”，而《北京日报》批评“形式主义”，是在援引党的纪律，用一种也许更高的法则进行降维攻击——但抗议学校封锁的大学生也常常批评校方“形式主义”。尽管没有直接对垒，但此次事件中二者的张力可见一斑。

以上分析并不基于对舆论场走向变化的乐观主义心态，正好相反，出于悲观者的站位，如果极化政治已经“内卷”到让一部分官方媒体也警惕的分野时刻，“极化内卷”可能不会停止，只会变本加厉。换言之，没有敌人之后的斗争，对敌人的“辨认”只会更加残酷。